



价格理论与实践
Price: Theory & Practice
ISSN 1003-3971, CN 11-1010/F

《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数字化背景下创业环境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新兴区位要素、创业代群及政策支持作用机制的分析
作者： 高强，杨淳，吉畅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4.01.041
网络首发日期： 2024-04-18
引用格式： 高强，杨淳，吉畅. 数字化背景下创业环境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新兴区位要素、创业代群及政策支持作用机制的分析[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https://doi.org/10.19851/j.cnki.CN11-1010/F.2024.01.04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数字化背景下创业环境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新兴区位要素、创业代群及政策支持作用机制的分析

高强 杨淳 吉畅

内容提要：在数字化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不仅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应整合区域优势要素以推动区域形成数字化创业浪潮，重塑区域商业价值创造逻辑。同时，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推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此，本文在测度我国1805家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与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计量分析创业区位要素及其融合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探讨新型创业代群和政策支持对其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依然发挥核心作用下，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也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显著作用，且要素融合能更好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此，各地应不断提升新兴创业区位要素水平，同时巩固现有传统创业区位要素，积极支持区域新型创业代群发展，均衡政策推进，以实现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关键词：新兴创业要素；商业模式；创业代群；创业空间效应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4.01.041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各领域广泛深入渗透，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创新，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目前数字化进程和产业变革不断加快，区域商业模式升级是大势所趋，更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区域未来发展来说，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升级对地区提高产业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地需要在政策支持下，不断整合区域优势要素，以推动区域形成数字化创业，打破区域传统商业模式价值创造逻辑，实现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索数字化背景下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及其影响因素，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提升自身创业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在数字化背景下，学术界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新的观点。罗珉和李亮宇

(2015)认为，互联网颠覆了价值创造的逻辑、方式和载体，重塑了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的来源动力。荆浩等(2017)认为，数字化时代，企业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依据区域优势，通过与数字化结合，突破企业传统价值创造方式。顾丽敏和张骁(2023)提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信息、互联网平台、数字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从梳理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商业模式创新升级已成为区域实现数字化转型、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研究区位要素、创业代群^②和政策支持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但以往文献有关创业代群的探讨较少，本文从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政策支持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作用两方面梳理文献，以为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于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以往学者基于不同时代提出了各自观点。黄筱彧等(2018)认为，在传统工业时代，创业企业主要受到成本、交通和市场等外部因素的主导。而企业内部因素则受到区域人才、团队及资源之间平衡的影响(姚梅芳等, 2008)。相比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在数字技术的

^①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eqid=83f27b89000dc9f50000000364563046,2021-12-12.

^② 创业代群是一种商业变革群体，最开始由成员在特定历史时间区间、事件区间或地域区间中开展了一系列创业活动，最终演化成了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发展类似性和区域(创业)文化影响力的群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互联网背景下自主创业代群形成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基金编号:20XGL002);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数字化背景下创业要素融合与区域商业模式升级——基于创业代群的中介效应”(项目编号:XJUFE2023K050)。

主要作者简介：高强(1974-),男,汉族,江苏徐州人,新疆财经大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创新创业。本文通讯作者:杨淳。

加持下,近年来又产生了很多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也间接影响了传统创业区位要素新的组成。朱秀梅等(2020)从互联网区位要素入手,提出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布局。郑景丽等(2024)提出,应依据区位特点,采取自主创新研发、协同合作的差异化策略,营造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创业环境,释放创业活力。数字化可以支持制造业采用可持续的商业模式(Antonio等,2019);数字化时代可以通过新颖的资源配置来创造价值(Amit和Han,2017);数字赋能商业模式,提高了区域创新效率,进而激发地区创业活力。

政策支持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徐青(2019)研究发现,政府支持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且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李永发等(2021)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工具,对提高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发挥积极作用。王玲玲等(2023)基于知识基础和社会认知理论研究发现,政府支持能够显著提升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吴艳等(2023)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政策支持有助于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综上,以往文献大多从传统区位要素视角探讨商业模式创新,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大量学者研究数字技术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但鲜有学者将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与数字化下新兴要素相结合。除此之外,考虑到政府政策支持以及数字化背景下新一代创业代群的引领驱动作用,本文将新旧创业区位要素、政策支持和新型创业代群纳入一个框架,研究其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同时,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及机制检验模型,旨在丰富已有文献研究,为从中观层次研究区域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新的思路,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二、区位要素、创业代群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理论分析

为了直观展现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的影响机制,本文从创业区位要素、创业代群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假设。

(一) 创业区位要素与商业模式创新

传统创业区位要素是指在传统产业中,创业者在选择企业区位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人才资源、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等方面(Cuadrado和Auriolles,1990)。相比传统创业区位要素,有学者从新兴区位创业要素入手,强调互联网发展对创业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布局(Tan和Li,2022);数字平台可以使中小企业重新配置其能力,以促进商

业模式创新(Xie等,2022);数字化可以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王然,2022);数字赋能商业模式,提高区域创新效率,进而激发地区创业活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影响传统产业领域,变革创业环境(史亚雅和杨德明,2021)。创业活动不但受到地理位置、人才资源等传统创业区位要素的影响,而且数字技术发展较快的地区更能吸引新兴创业者。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创业者能够快速吸纳各种投入要素,提高要素资源利用效率,输出各种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驱动企业快速成长,并产生创业空间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地,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平台,利用网络效应,各创业企业能够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紧密协作、精准匹配的正向价值创造商业生态圈,实现商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从而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和新兴创业区位要素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和新兴创业区位要素融合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二) 创业代群与商业模式创新

创业代群是一种商业变革群体,最开始由成员在特定历史时间区间、事件区间或地域区间中开展一系列创业活动,最终演化成为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发展类似性和区域(创业)文化影响力的群体,对区域商业模式变革有重要影响(高强等,2020)。我国的企业家也具有典型的代际特征,伴随着政策改革,每一代企业家的出现都会掀起一场商业模式变革(李元旭和曾毓,2019)。根据创业代群的概念,数字化背景下的创业代群即新型创业代群(高强等,2020)。

从创业环境看,新型创业代群主要诞生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000年以后。从创业情景看,主要通过吸收传统创业区位优势,并接入互联网要素来实现商业模式变革。从创业生态系统看,传统创业系统的区位性特征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跨区域合作及互联网产业集聚特征。这些创业代群在吸收利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的同时,融入以互联网、大数据为特征的新兴创业区位要素进行创业。在此过程中,创业先驱会引导带动区域更多的创业者选择新兴创业,随之形成的集聚与溢出效应会推动区域商业模式完成升级。例如,随着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兴起而形成的区域商业模式集聚,冲击了传统互联网电商模式(高强等,2023),为部分地区商业模式创新升级注入了动力。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a:数字化背景下新型创业代群在传统创业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H2b:数字化背景下新型创业代群在新兴创业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 政策支持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20世纪30年代,随着区位理论的发展,一些学者对区位理论中的政府行为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在对一些发展不平衡地区进行研究后,发现政府行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即政府政策不但影响了区域产业分布,也促进了区域经济模式的发展(魏伟忠和张旭昆,2005)。

在我国,提供市场经济调节是政府经济职能之一。康秀梅(2014)强调,政府政策支持对区域创新至关重要,要重视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李颖等(2018)从资源区位要素角度研究发现,政策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创业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a: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支持可以增强新型创业代群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H3b: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支持可以增强新型创业代群在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三、区位要素、创业代群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首先,为验证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效应,构建如下基本回归模型(1):

$$Urbm_{it} = \alpha_0 + \alpha_1 Ee_{it} + \alpha_2 C_{it} + \mu_i + V_t + \mu_{it} \quad (1)$$

式(1)中, $Urbm_{it}$ 为区域*i*在*t*时期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 Ee_{it} 为区域*i*在*t*时期的创业区位要素发展水平, C_{it} 为控制变量, μ_i 、 V_t 为不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固定效应, μ_{it} 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为探究区位要素如何通过创业代群作用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政策支持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了中介调节效应模型,如式(2)(3)(4)所示:

$$Eeg_{it} = \gamma_0 + \gamma_1 Ee_{it} + \gamma_2 C_{it} + \mu_i + V_t + \mu_{it} \quad (2)$$

$$Urbm_{it} = \beta_0 + \beta_1 Ee_{it} + \beta_2 Eeg_{it} + \beta_3 C_{it} + \mu_i + V_t + \mu_{it} \quad (3)$$

$$Urbm_{it} = \delta_0 + \delta_1 Ee_{it} + \delta_2 Eeg_{it} + \delta_3 Eeg_{it} * Gep_{it} + \delta_4 C_{it} + \mu_i + V_t + \mu_{it} \quad (4)$$

其中, Eeg_{it} 为区域*i*在*t*时期的新型创业代群规模, Gep_{it} 为区域*i*在*t*时期的政策支持。

(二)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区域商业模式创新(Urbm)。借鉴吴非等(2021)的测度方式,首先计算2011-2021年上市公司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出现的频率,再利用stata软件筛选出各区域排名前20%的企业并取平均值,以此衡量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升级程度。

2. 解释变量:创业要素发展水平(Ee)。对于传统创业要素水平(OldEe),依据区位理论,参考黄筱或等(2018)的研究,选取交通(Traffic)、人才(Talent)、市场(Reec)三要素,将公路里程、大学生数量、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二级指标,通过熵值法测算来衡量传统创业要素水平。

对于新兴创业区位要素(NewEe),应当考虑具备互联网属性及时代特征。因此,参考张雪薇等(2019)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研究,选取高铁站数量(Hirail)、互联网从业人员(Inttal)及互联网相关产出(Intout)三个指标,并利用熵值法来衡量新兴创业要素发展水平,通过新旧创业区位要素的对比及融合来研究其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3. 中介变量:新型创业代群(Eeg)。创业代群是指商业变革群体。新型创业代群是具有鲜明数字化特征的商业变革群体。由于国内对创业代群的研究还较少,因此在借鉴赵涛等(2020)、楚天骄和宋韬(2017)的基础上,选取数字经济水平(Digeco)、每万人新注册企业数量(Entrep)及各地独角兽企业数量(Unicorn)三个指标,并利用熵值法来衡量区域新型创业代群规模。

4. 调节变量:政策支持的测度(Gep)。本文侧重考察政府数字化创业政策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参考陶长琪和丁煜(2022)关于政府政策对数字经济支持的研究,通过对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化”出现的数量进行统计,测度政策支持的程度。

5. 控制变量:为更加全面地分析数字化背景下创业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的影响,需要防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设定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可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因此,选取产业结构(Indst)、教育水平(Edu)、互联网水平(Inter)以及政府支持(Govsup)进行控制^①。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共选取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②2846家A股上市公司企业年报数据样本。在剔除ST类、金融类及数据缺失公司后,最终筛选出1805家企业,形成了308个省级地区的均衡面板观测。所用的主要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各类统计年鉴、企业年报及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数据^③。

四、区位要素、创业代群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stata17.0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再对模型进行回归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

①各变量定义与说明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②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剔除了海南省,合并了西藏、青海和甘肃、宁夏为两大地区,最终得到了28个省级地区。

③描述性统计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P < 0.05$,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效果更好。且通过F检验得出P值小于临界值0.05,表明模型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因此使用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更为有效。在回归之前,对变量相关性进行检验^①,显示主效应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

(二)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模型(1)可知,在不控制固定效应且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上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从模型(2)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上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现阶段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依然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从模型(3)回归结果看,加入新兴区域创业要素后,系数显著为正,能够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但回归系数小于传统创业区位要素,说明当前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依然是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因素。在模型(4)中加入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兴创业要素的交互项,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新兴创业区位要素的融入,将增强传统创业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即新老创业区位要素的融合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验证了假设H1。

表1 基准回归及交互项回归结果

	(1)	(2)	(3)	(4)
	Urbm	Urbm	Urbm	Urbm
OldEe	0.402***	0.581***	0.618***	0.338***
NewEe	0.705***		0.336**	
OldEe*NewEe				0.263***
Indst		0.128	0.136*	0.241***
Edu		-0.400***	-0.426***	-0.177*
Inter		-0.772***	-0.641***	-0.413***
Govsup		-0.216**	-0.144	-0.148*
_cons	0.435***	0.435***	0.351***	0.202***
N	308	308	308	308
r2	0.585	0.870	0.874	0.861
r2_a	0.582	0.850	0.853	0.832
province	no	yes	yes	yes
year	no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②。一是替换解释变量。采用赵涛等(2020)的研究方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代互联网产出来衡量新兴创业区位要素进行回归。二是缩小样本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对区域创业及商业模式创新也发挥了积极影响,但因收集数据有限,本文未能考虑这一政策对实证结论的影响,将2015年的数据剔除后对数据再次进行回归。三是滞后一期解释变量。考虑到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可能具

有滞后性,因此对该变量取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四是采用2SLS方法进行回归。上述结论中传统创业区位要素显著为正,为控制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传统创业区位要素滞后一阶段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显著性及正相关性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新型创业代群的中介效应,本文通过逐步回归法对新老创业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模型(2)可知,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对新型创业代群发展呈现正向显著关系。把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型创业代群同时放入模型(3)中时,新型创业代群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同时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说明新型创业代群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假设H2a得到验证。

从表2模型(6)可知,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与新型创业代群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关系。接着按照以上步骤,把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和新型创业代群同时放入模型(7)中时,新型创业代群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同时传统创业区位要素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因此,新型创业代群在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假设H2b得到验证。

假设H2a和H2b成立说明新型创业代群能够利用区域传统创业要素,并结合新兴创业区位要素来帮助地区充分利用区域创业区位要素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发挥创业区位要素的最优作用,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五) 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政策支持对调节效应,本文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等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将自变量(创业要素)、中介变量(新型创业代群)、交互项(政策支持*新型创业代群)以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检验。表2中模型(4)和模型(8)结果显示:模型(4)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交互项系数为正,假设H3a被验证,但显著性较低,表明在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下,政策支持的调节作用有限。模型(8)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支持可以增强新型创业代群在新兴创业区位要素与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政策支持可以发挥调节作用,增强新型创业代群的中介作用,假设H3b得到验证。

①相关性检验结果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②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表2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7)	(8)
	Urbm	Eeg	Urbm	Urbm	Urbm	Eeg	Urbm	Urbm
OldEe	0.581***	0.392***	0.469***	0.443***				
NewEe					0.225	0.829***	0.326***	0.295***
Eeg			0.287***	0.227***			0.721***	0.615***
Gep				-0.029				0.030
Eeg*Gep				0.140*				0.238**
Indst	0.128	-0.131*	0.165**	0.164**	0.091	-0.144**	0.577***	0.553***
Edu	-0.400***	0.372***	-0.507***	-0.546***	-0.442***	0.290**	-0.194	-0.312*
Inter	-0.772***	-0.623***	-0.593***	-0.537***	-0.664***	-0.283***	0.204***	0.261***
Govsup	-0.216**	-0.042	-0.204**	-0.222**	-0.395***	-0.046	-0.078	-0.098
_cons	0.435***	0.117	0.401***	0.409***	0.598***	0.084	-0.126*	-0.100
N	308	308	308	308	308	308	308	308
r2	0.870	0.533	0.879	0.881	0.856	0.588	0.780	0.787
r2_a	0.850	0.459	0.860	0.860	0.833	0.522	0.753	0.759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背景下区位要素影响区域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研究,引入新型创业代群作为中介变量、政策支持作为调节变量,证实了创业区位要素及其融合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验证了创业代群及政策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1. 加强新兴创业区位要素发展投入,巩固现有传统优势要素,促进两者融合发展更好推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当前各地在保证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不变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升新兴创业区位要素水平。一方面,目前传统创业区位要素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各地应持续保持自身传统要素优势,为未来要素新的变化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新兴要素的作用已然对区域商业模式创新产生了显著影响,应将发展新兴要素提升到区域战略层面,制定科学、长远的新兴创业支持政策,以新兴要素优势拓展区域创业选择边界。最终,依靠新兴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融合来持续推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

2. 因地制宜支持区域新型创业代群发展,激发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引领作用。从改革开放至今,历代创业代群对我国每次商业模式变革都具有推动作用,是区域探索经济模式转变与经济再增长的探路者。因此,各地应积极寻找属于本地地区的创业代群文化,并激发其创新溢出效应,带动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应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践行“双创”精神,给予当地已有创业代群政策支持,以点带面变革区域商业模式。除此之外,各级政府也需要了解当地产业升级的可行性,从而明确商业模式转型方向,通过政策指引当地创业代群,帮助其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进而推动区域商业模式整体布局。

3. 脚踏实地推进党中央政策,促进区域商业模式创新。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打造创新创业新版,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但要克服急功近利,单方面追求新兴要素的发展,而忽视当地传统创业区位要素的异质性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当尽量平衡政策,通过推动新老区位要素融合,实现要素最佳化匹配来推动区域商业模式升级。

参考文献:

[1]罗珉,李亮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01):95-107.
 [2]荆浩,刘垚,徐烟英.数字化使能的商业模式转型:一个制造企业的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03):93-97.
 [3]顾丽敏,张骁.数字经济驱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因、机理与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12):36-43.
 [4]黄筱斌,杜德斌,杨文龙.中国互联网创业的集聚特征与区位因素初探[J].科学学研究,2018,36(03):493-501.
 [5]姚梅芳,黄金睿,张旭阳.基于关键创业要素的生存型创业绩效评价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8(04):16-18.
 [6]郑景丽,颜欢,尹亚华.数字经济何以提升创业活力?——基于劳动力要素和数据要素的中介效应分析[J].系统科学与数学,2024,44(01):236-259.
 [7]朱秀梅,刘月,陈海涛.数字创业:要素及内核生成机制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04):19-35.
 [8]徐青.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6):74-85.
 [9]李永发,陈舒阳,罗婕.产业政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测评研究——以光伏和人工智能上市公司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9):56-64.
 [10]王玲玲,赵文红,魏泽龙,熊壮.政府支持与初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基于知识基础和社会认知理论视角[J].管理评论,2023,35(02):171-180.
 [11]吴艳,尹灿,任宇新,贺正楚.产业政策对半导体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中国软科学,2023(08):121-133.
 [12]王然.数字化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07):17-20+73.
 [13]史亚雅,杨德明.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与盈余管理[J].科研管理,2021,42(04):170-179.
 [14]高强,王会艳,梁艳,谢家平.区域创业异质性与创业代群形成机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2):126-137.
 [15]李元旭,曾敏.政府规模、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03):155-166.
 [16]高强,吉畅,杨淳.短视频数字平台商业模式集聚及组态分析——以抖音短视频创业者为例[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3(04):65-74.
 [17]魏伟忠,张旭昆.区位理论分析传统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2005(05):184-192.
 [18]康秀梅.基于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创业路径研究——以包头稀宝博为公司为例[J].科学管理研究,2014,32(06):99-102+127.
 [19]李颖,赵文红,周密.政府支持、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8,15(06):847-855.
 [20]温志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
 [21]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07):130-144+10.
 [22]张雪薇,宗明,赵睿.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相关性研究——基于空间网络格局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07):140-143.
 [23]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24]楚天骄,宋韬.中国独角兽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7,26(06):101-109.
 [25]陶长琪,丁煜.数字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基于适宜性供给的视角[J].当代财经,2022(03):16-27.
 [26]Antonio Maffei, Grah Sten, Nuur Cali.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s in manufacturing [J]. Procedia CIRP,2019(81):765-770.
 [27]Amit R, Han X. Value Creation through Novel Resource Configurations in a Digitally Enabled World[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7,11(03):228-242.
 [28]Cuadrado R, Auriol J.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in the location of new industrie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1990,2(02):139-152.
 [29]Tan Y, Li X. The impact of internet on entrepreneurship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22(77):135-242.
 [30]Xie X, Han Y, Anderson A, et al. Digital platforms and SM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EB/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2.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学院))